

脚印

* 本書榮獲中國文藝協會五十九年散文獎 *

林佛兒著



有所權版 究必印翻

林白叢書 4

脚印

原作者：林佛兒

發行人：林佛兒

發行所：林白出版社

臺北市北投郵箱二一十五號

免費郵撥14980電話8318462・8719858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883號

門市部：中國書城

臺北市成都路一號地下層

印刷者：中興印刷廠

臺北市雅江街廿六號

電話：3610089・3316611

實價新臺幣 30

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三版

倘有缺頁、裝倒、污損請寄回換掉

敬獻給

祖母安息的靈魂

脚 印

林佛兒著



林佛兒（劉其偉素描）

一九四一年生

臺灣省臺南縣人

林白出版社發行人兼社長

著作：

芒果園（詩集）

南方的菓樹園（散文集）

無聲的笛子（小說集）

夜晚的塩水鎮（小說集）

脚印（散文集）

唯美的感傷主義者（小說集）

重雲（詩集）

天真純摯林佛兒

羅 蘭

——脚印再版序

我認識林佛兒已有十年了，讀他的作品似乎更早。他的作品有如他的人，天真樸實，又具有詩人的深思與熱情。這些特質凝聚成一個如同璞玉般的林佛兒，也凝聚成他筆下一篇一篇的真純而又豐富的作品。這份令人喜愛的特質，會使你由於太過珍惜而不忍去剖析它，却又無法抑制自己去尋味它。

許多事物之所以對人產生吸力，是由於它的真純。又由於這真純而散放出無數角度的光芒，因此美不勝收，林佛兒那樸實的鄉土感，對人間苦痛的深摯的同情和對生命，那無法抑制的熱愛，就那麼毫不修飾的表現出來。在讀他作品的時候，你會由衷欣賞他下筆時的誠實。那是一種很難得的，不知不覺流露出來的「真誠實」。

他的散文常有一種小說的味道，由悠悠淡淡的敘述之中，烘托出濃濃的感情。而他的小說又極富散文的色彩，因此使他所寫的情節染滿了詩意。他的戀愛故事不是故事，而是心靈的剖白。愛就是愛，辜負也就是辜負。如此便如此，毫不矯飾，因為他知道，人，就是這樣。

我更喜歡林佛兒筆法的天真。他用字有許多獨特之處，讀來却格外生動而悠遠。例如，他寫雨的時候，會說：

「……屋外的雨，輕飄飄的繞着，多像昔日的雲烟啊！」或是：

「把一條在雨天裡顯得腫浮的路面，輾壓得更形變態了。」

他會說：

「……充滿着哲學的雨、嚮往的雨、喟嘆的雨，仍舊地落着……」或是：

「……我漸漸發現雨像是你的影子，長在我心上的綠苔的影子。」

他寫清晨山中景色時，會說：

「等到山漸漸由暗綠轉淺，靜止地帶着一種白色網眼的水蒸氣消失後，紅紅的太陽在山脊上露出臉來，我們所佔有的山，便被照得亮亮的。」

他形容一個男孩與一個早逝的女孩短暫的戀情，在結尾時，會說：

「……有一年，我又去一個很遙遠和寧靜的鄉下，那裡的風像梳子，雨像柔髮，而我的

白 林

夢和鄉愁，像一串記憶。」

林佛兒的作品有這麼美和濃郁的吸力，不是來自修飾，而是來自天然。他的詩人天賦和他坎坷的身世，使他對淒美的人生有深透的觀測，使他雖有不平，却不偏激，雖嘗盡人間苦澀，却比別人更熱情的投入生命之流裡，使他的生活與他和文，都閃爍着純摯天然，令人神移的光輝。

也就由於他是如此天然，如此純淨，如此的真，使我在爲他寫這篇小序的時候，一直很小心地避免稱他的作品爲「文章」。好像深恐「文章」二字的鄭重與嚴肅會妨害了他的天真純摯與玲瓏。

羅蘭 六十四年十二月廿一日

目 錄

羅蘭序	三
我的歌	九
唐和C·Y	二一
生命原是短促的	二八
永遠是一支歌	三一
殘酷	三五
時間和三個人	三九
橋	四六
逃亡	四八
渴	五一
山及其他	五五

故鄉・母校	六四
雨	六九
漁夫和農婦	七三
懷星吟	八四
脚印	九二
山丘	九六
野營	一〇〇
陽光	一一一
前線	一一四
雪	一二〇
花與夢	一二三
在山裡	一二八
清明	一四四
紀念祖母	一四八

白 林

我的歌

原 始

上帝嫉妒你是個人，便把不幸降臨於你的肉體和命運。在春天的早晨，你像一粒種子落地，雨水和晨露，把你最初的生命底翅膀鼓張起來——那是要你負軛一生苦難的基本原因。

或許你會歡笑，但也哭泣，就像你來到這個世界的聲音，是以啼泣開始的。上帝常想：應該給予人多些貧困，讓他們在哭聲中體驗和瞭解人生。

上帝知道，在作樂中的人們，是罪惡的淵藪。

我 的 歌

但不管你或是貧窮，或是苦痛，或是作樂，或是富有，祂硬是嫉妒你，嫉妒你這樣卑微的一個人啊。

要不然，你會是一株樹，一條河，一片鬆軟的花生田，甚至是一條哈巴狗。

嬰兒

既然做爲一個人，你便要呼吸。宇宙給你大量的空氣，是要你不致窒息，要你健康地活着，理性地活着。

每天有人把太陽從地層下推上來，在你的頭上運轉了半周，然後再沉到地層下去；太陽升起來的時候，日光普照，大地燦爛，太陽沉下時，變成黃昏，變成無邊的黑暗。上帝說；太陽也是祂造的，使太陽升起和沉落是祂的力量，而祂這樣做，是要你認識什麼叫做光明，什麼叫做黑暗。

知道嗎？可愛的嬰兒。

嬰兒每天有人抱着，哄着，餵着。他單純地笑着，真正地快樂着，無憂無慮地睡眠着，這一切都是真實的，因爲他所有幸福的背後，他的父母艱難而又偉大地站着，爲他償還一切的債務。

白 林

在這個人間，沒有比做爲人的父母更悲壯的，上帝看的眼裏，記在心裏，但祂不說。

林 白

因為那是因果，人類的報應。嬰兒很快地便要越過那道快樂與痛苦的門檻，去接捧上帝或什麼東西所賦予他的悲劇。

童 稚

孩子漸漸懂事，他知道什麼時候是白晝，什麼形色又是夜晚。蝴蝶在園裏飛着，他會拍手，母親不給他糖果吃，他會撒嬌。

有一次，一只雕花的玻璃杯在他的面前打碎了，他驚恐地哭起來。

他也學會講話。

他也學會說謊。（其實不用辯論，說謊是天性，關係祇在或多或少，而或多或少出在教養的問題上。你不承認嗎？是的，我承認。）

天氣晴朗，又是春天的花季，傻叔叔帶他去草地放風箏，穿過青石路，來到一道小橋，橋下流着潺潺的水。

我 的 歌 11

孩子無端地站住了，他指着橋下的流水。

「那是什麼呀？」孩子稚氣地問。

「是水啊，我們喝的水。」傻叔叔伸直頸子，做一個喝水的動作。

「但爲什麼流動着？」

是啊，爲什麼流動着？傻叔叔楞住了。想了半天，才想起在那本書裏形容河是細水長流的生命。於是他勉強地說：

「因爲它像我們的生命。」

孩子聽不懂，他困惑着，臉上有點茫然。

成 長

我們在冬天裏所看到的事物，大都是憔悴和枯槁的，譬如說風中的相思樹林，它落光了葉子，葉子又在地上腐朽，變成一層濕晦的苔；可是疾風一消失，春便來了。春是一支生氣勃勃的彩色的畫筆，點亮了大自然的青翠。光禿禿的樹，也萌芽出新綠，繁繁複複，這像是我們生命中的成長的過程。

孩子喜歡做夢。

孩子做着夢的當兒，忽然在一夜之間長成了（也長出一種淡淡的感傷）。

以後他不再是個孩子，人們稱他爲少年，他走路時會四顧，而他的心地却充滿幻想，一片野火在他的面前升起，他不僅感覺出它美，他甚至會說它是一種騰升的意志。一道河流、一畝草原，都足使他喜歡半天。

少年的心胸焚燒着一層羞澀的火燄。

明天少年在各自奔散的行途中，發覺自己很孤獨，脚步在地面上啄着，單調的聲響，彷彿是一雙被母鷄帶出來尋食，而沒有跟上羣的雛鷄，迷失了，而又面對着黑夜的來臨，令他張惶失措。

靜靜地留在原地上，四野空蕩，一點依附的東西都沒有，一棵植物也好，結果是這樣，他站立的地方是片漠漠的曠野。

嚥了下去，不是一口痰，而是一口從有生命以來最初的驚懼，以及成長的悽楚。

出 發

少年既然長成，那麼便在躍躍欲試的勇氣和畏怯中出發。

「你要上路了嗎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你是帶着你的水、空氣和自由走的，你一定要記住你出發的目標和初衷，不能變節啊？即使路上坎坷，外來的壓力像一窩打爛的蜂巢，蜜蜂在你的四週飛翔湧溢着，等候機會給你致命的一刺，你也不能灰心，只要你想起；怎麼旅人都在日暮時，才去投靠客棧，第二天清晨又默默地繼續朝他的中途站前進，這裏面必定有原因的。讓我們想想，它是不是在告訴我們，人是被生活掠奪的一羣，除了快樂，一切苦難原不足以牽掛的。默默地走着路，起碼，這就是你應該做的，你……」

「嗯，嗯，我懂！」

「你懂什麼啊，除了浮躁和好奇，你說，你這樣急着趕路是為什麼？」

「我要去追求，追求到再把它征服：事實上，人是不能沒有好奇的心理的，衝勁大都是從好奇與勇氣蛻變而來的，不是嗎？——我要出發了。」

「出發了，好，走走，人遲早要上路的，不過因為你是我的同胞，我臨別贈你一言；在人生漫長的旅途上，無論你受到甜蜜的誘惑或危險的襲擊，你要忍耐——記住，對一切事物忍耐，是